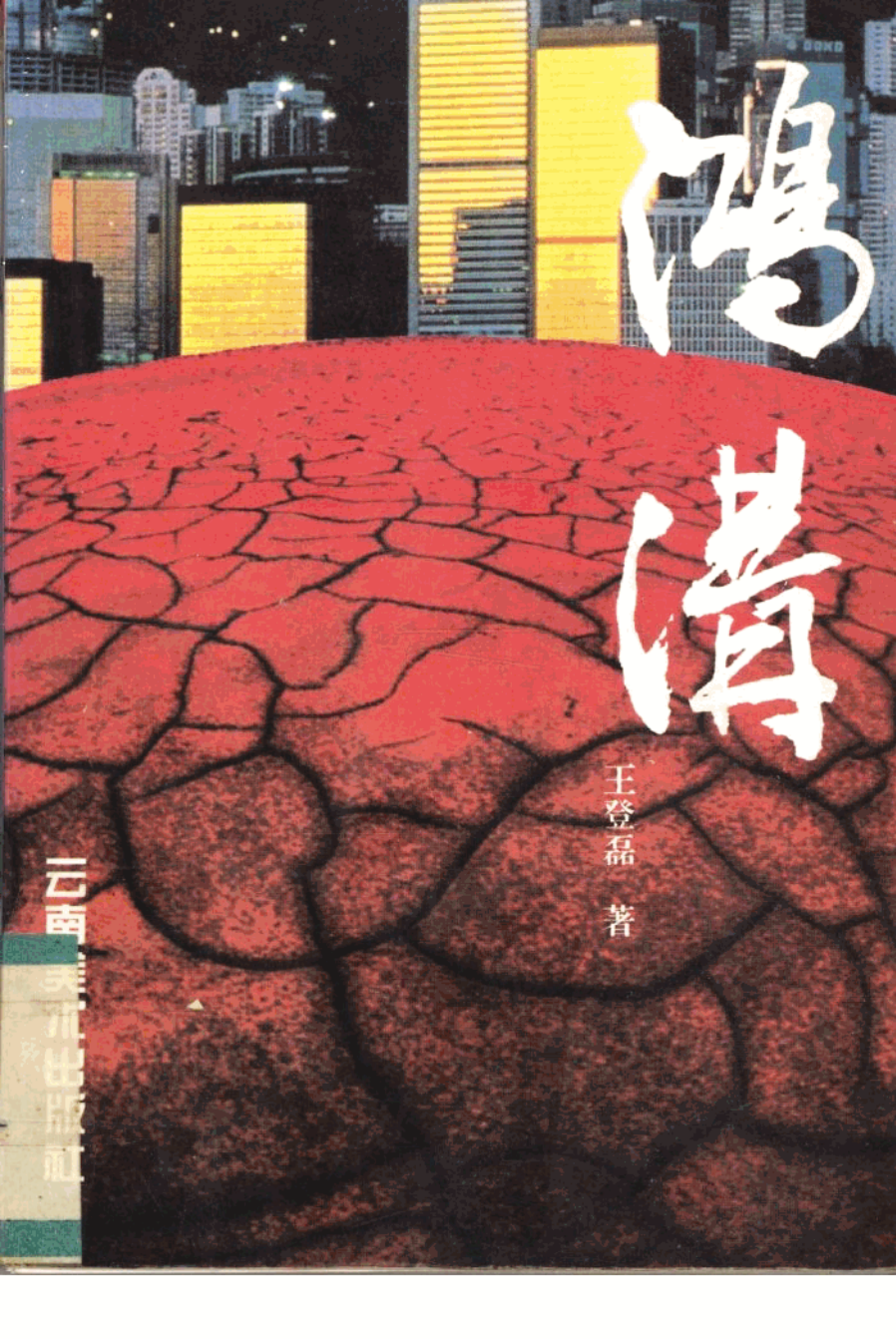




鴻溝

王登彪 著

云南美術出版社

鸿沟

王登磊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滇)新登字 08 号

沟

王登磊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本 社 发 行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35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0 册 定价, 11.80 元

ISBN 7-80586-122-6/1·13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展示一位富有代表意义的农村青年命运的佳作。

它以全新角度，全新材料表现千千万万人关注的问题。

凝重而不失清雅的语言；

悲怆而不乏高亢的主题；

美丽而又曲折的故事；

构成本书的灵与形，成为与你同泣、同笑、同叹的挚友。

翻阅本书，你将听到委婉讲述的一个并不轻松的故事——

英俊而又多才多艺的王刚，深受善良美丽的女性雅丽，晓燕的挚爱，他本可以和其中任何一位结成“郎才女貌”式的幸福伉俪，可是，却又咫尺天涯，姻断缘散。

王刚虽然在失去雅丽、晓燕后连续两次组建家庭，却一再和妻子分道扬镳。

作品不在于展示传统有之的古老模式化的爱情悲剧，拾人牙慧地吟咏“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的旧句。

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只是本书的载体。那么，什么才是作品的主旨？读者捧读后，自见分晓。

——

这是 80 年代一座美丽的中等城市最引人注目的交际场所——方圆市婚姻介绍所。

“声宝”组合音响播送着如泣如诉的流行歌曲，轻曼的旋律好似倾吐着满腹不幸，柔柔的嗓音宛如三九天拂来的一阵寒风。七色“眨眼”彩灯、旋转彩灯、琥珀色宫灯、仿鸟声凤凰灯、隐形灯、矩形壁灯却兴高采烈光彩熠熠地映照着墙上的一对未正式注册的男女亲昵的合影。近处，对对情侣若显忸怩。深处却另有一番天地，双双恋人万语千言尽在静幽与不言之中。工作人员则忙不迭地为大男靓女牵线搭桥。这里的一切是那么新奇朦胧，这里的一切苦涩中夹着温馨。

我穿过泻满音乐、色彩、香味的主厅，踏进一个口型天井，来到了征婚启事快报栏前。我把上衣口袋里早已写好的一张特殊的权当征婚启事的“征婚启事”取了出来，放在膝盖上展平，然后从裤子口袋里取出胶水，擦在字的背面，翻过面，我念了念：

雅丽、晓燕：

不求再度得到你们的爱。只求你们同意在我写的这本《城乡》上署上你们的名字，让记载着我们生命亮点的长篇小说——《城乡》携我们一同逾越无形的鸿沟。

念完，我把纸贴在了墙上的快报栏上。忽然，栏里的一角报纸上的一段赫然醒目的文字与我的文字相撞了，我的心被报上的文字攫取了：

悠悠岁月掩埋不了我漫漫情思，

人生坎坷使我翻够了苦涩的鸿沟书。

我永远在心里默藏着一个扶尺、雕章、拉琴、执笔的他……

天啊！扶尺、雕章、拉琴、执笔不是我一半人生的写照吗？
难道是巧合？

我久久伫立，凝神看着文字出奇。

我把眼睛贴近文字，在字里行间寻找着答案。忽然，我惊奇地发现这则“征婚启事”比我写的一则“征婚启事”还要奇特，因为这则“征婚启事”字体不同，竟出自两人之手——内容是一人写的，写正文的人并没有签名，签名的是另一人，并且很可能签的是化名，显然，文字贴在墙上很久，另外一人才在文字下签了一个化名。墨汁的颜色、深浅有别就是明证。更蹊跷的是，这则“征婚启事”并没附上征婚者的小照。

我又定睛地瞧了瞧，两种字体对我来说颇有点熟悉，但一时不能断定出自谁之手。

寥寥几语“征婚启事”象琴的拨子，拨动了往事之弦，苦涩的音符流淌翻滚起来：

据说，在我呱呱坠地的刹那间，煤油灯突然熄灭了，有心眼的人说，这是吉祥的先兆，无心眼的人说，这是一生命运多舛，人生坎坷的兆头。

这不！先知先哲的第二条谶语灵验了。就在我睁开双眼初到人世不久，我父亲放弃了轻松安逸的都市生活，弃官归田了。从此，一条无形的鸿沟维系了几代人的一切！对父亲来说，都市代替了莽莽的原野，楼榭变成了小舍，喧闹化为了一片宁静，只有偶尔几声鸡叫和时断时续的虫鸣；但父亲认为乡村景色是可餐的，空气是清新的，霏霏细雨象断线的珍珠坠向大地之后，春姑娘的脚步轻盈地踏醒了沉睡的田野，杨柳注入了绿色的血液焕发了饱满的青春，百花展开了翅膀，几道箭光透过云层把村庄泼满

嫣红，五月的青禾把田畦、阡陌镶上了彩边。吸一口雨后空气，如咽一口琼浆，五脏六腑被洗涤得融融活活、一尘不染。嗅一嗅花香，精神为之一振，窥一片美景如置身九寨沟仙境。真是故乡胜过天堂。

当岁月的车轮驶向一个个新岁的车站后，父亲抱怨自己不应离开都市，回到天堂——故乡来。

因为：乡间的小路在脚下延伸的同时，无形的鸿沟渐渐变深起来。城乡差异使他猛醒回头。可是一朝不慎，追悔晚矣。乡居给他的只是打鱼摸虾和苦苦愁肠。他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一任人生之舟漫无目的地飘荡。从心底呼唤缩小城乡差别填平无形的鸿沟！

父亲亲眼见到他五、六十年代的选择带来的不幸，于70年代嫁接在我身上。于是，父亲为了我的前程，决定领我去作一番命运改变的尝试。

干部居——1巷——10单元——2楼——20号

我和父亲反复读着路牌与门牌号码。大概通过内线提供的门牌号码不会有错！

父亲一别都市有几十年了。一切对父亲来说是陌生的。

“请问……”他唯恐记错门牌号码，下意识地挪动双脚，颤颤翕动的嘴唇向着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一个坦克似的体积的大嫂。

“讨厌，这官邸哪来这多请问者！”还未待“请问”二字的后语递完，“坦克”的扫帚向我们的脚前横扫过来，掷地有声地抛下了一枚闷弹。

夜幕四合，街灯却把都市装点得无比璀璨。依稀可见这是一栋六层的框架式建筑。1楼的设计清淡大雅，没有瓷砖、墙布，更没有独特的水磨石。2楼却与1楼的设计大相径庭，俨然哥特式建筑，阳台里还设置了可供小憩的小六角亭，一色的琉璃瓦，一色的水磨石，嫣瓦金檐，红墙朱梁，飞龙走兽，柱鼎飞云，氤氲着

渺渺灵气。

“真是幽静别致的所在。”父亲走上2楼对我说。20号大门虚掩着，象站着打盹的人半睁半闭着眼睛。我们象怕踩死了蚂蚁，一步一挪地推门而入。里屋的门关闭着。父亲抬起手欲敲门。我迅速地挡住了他的手。因为我看见了靠门的左侧有个门铃键。我揪下了按钮。

百灵鸟的歌唱停了下之后，门轻轻地开了。一个大约40出头额平顶宽的人站在我们面前。

“请问李部长住此吗？”我的声音轻微地怯生地贴着地面匍行。

“是这！”那人见我肩上的提包和小提琴，这才从牙缝中挤出一丝笑。显然，这笑是勉强的。

我们步入屋内。屋内的布置虽说略显一点老陈，但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一幅横匾上赫然上书郑板桥的名句“难得糊涂”，几件商品在我们农村也不大容易见到，“小山羊”录音机配带着自制的落地式音箱，音箱布上沾满了厚厚的污垢。与音箱对称的是一辆“武汉”自行车，在车的尾灯处上写上了“自备”2字。

当父亲看见沙发上端挂着一个正襟危坐的妇人的“革命”照时，若有所思起来。他把嘴贴近我的耳朵嘀咕说：“这女主人不象……莫非是部长的续弦？”

“你们是找宣传部的李部长还是找住院部的李部长？”那人咽口唾沫，然后咧咧嘴唇开了腔。

“我们是找组织部的李部长。”

“讨厌，乡……巴佬，窜错门了！”

我们忍气吞声悻悻而出。

摸到真正的20号时已是夜阑人静了。

无奈，我们只好夜“宿”过道，等候部长嚼完甜蜜的梦……

“吱呀”一声，响声很大，仿佛我们乡下的海窝门发出的声音，门开了。

“李部长——”父亲整夜就死死盯着门。他一眼认出了李部长。

“哎呀，是老王啊，多年不见了。怎么这么早就上了我这儿？请进。”说话的李部长高大的身躯象块门板，方正的脸上轮廓明朗，单眼皮，高鼻梁，微凸唇。

我踩着父亲的脚步进了屋。父亲见部长情绪不差，抓紧时机，仗着与部长同过事开门见山：“我想请您解决点问题。”

部长头上的光亮一晃，接着脸上象是歉然的一笑，但这笑马上收住了。“凑巧，今天部里开始整党整风，明天在部里讨论，后天在家自学，你们后天看情况再来谈如何？”

霎时，在我眼里熬了一夜等待的清晨又变成了疲惫的黄昏。

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挪向车站。

候车大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满怀喜悦返程的旅客，也有紧锁眉心，心事重重踏上征程的旅客。

“爸爸，好不容易来城里一趟，索性等两天，再找部长吧？”我哀求道。

父亲满脸无神，双眼愁云，用难堪的沉默代替了答话。

我不顾旅途劳顿，取出心爱的小提琴。持琴、执弓、调弦、微调、起音，一腔苦怨从手指间、松香粉、镍合金中奇妙地溢出，声声的呼唤滚荡在S放音孔内外。我让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而变成潮水滚滚激荡大厅；时而变成一束束火花，在心灵深处燃烧；时而变成一匹不羁的野马，在奋力踢吼。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奏着命运哀叹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命运掀起的狂澜拍击着心的海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城乡的差距引起心灵与琴弦的撞击。

无声的语言——琴韵，为我吐着伤心的话——劳顿，热脸贴冷脸，失望。

琴声盖住了喧嚣的声浪。

琴声指挥着人们围成了一道圆圈。

人们屏气、静心、翘首，眼光随弓杆而流转。

圆圈之外，又箍上了一个圆圈。

我越拉越带劲。

我用颤弓抖出颤颤之音。

我用在 EADG4 弦上拉出的一音和弦，发出了强音。

我运慢弓，托出了心底的愁绪。

我用左右手技巧按着泛音，象一位神情专注的医生给痛苦的病人按着脉搏。又如我在呻吟。

我要用无声的语言颤动人们的心。

我要用无声的语言与人们交流思想。

父亲的脸上掠过了多种复杂的表情。

听众的脸让忧怨的琴韵打动。

圆圈在向我靠拢，连顽皮的小孩也挤进了圈里。一个脸色有如琴面红润的妙龄女子似乎与小孩比着钻圈。女子的头在徐徐向我的弓杆靠近。见鬼，后面又有一个披着一头如墨似漆的长发女子超前了钻圈的女子，她象一个刚刚迈进学府的孩子静立聆听着教师的教诲。我惊奇地发现她通体透出一种魅力，使人联想到出水芙蓉。特别是她那眼上的二弯粗而密的眉，那形状那生就的部位烫着我的眼神。那眉如双燕欲飞又似两弯月亮。她那有棱有轮的大眼睛黑而纯，那浓度比绘图墨汁还要黑，左顾右盼时或银光闪闪或似珍珠蒙上了一层薄烟。长而弯密而浓的睫毛垂下时仿佛是早晨的雾霭，抬起时宛如掀开了两口清澈的泉眼。稍大而挺括的鼻子光滑而无丝毫皱褶，鼻头圆润，既不勾也不弯，鼻眼不大不小。这个极有韵致的鼻子使人欲伸出手去抚摸一下。她的唇如两片红红的枫叶微微张开着，象是在笑，象是在展现她的两排整齐得如列队光洁得如白冰的牙齿，对，她是在笑，那是在展示枫叶之色彩，那是把痛苦的琴音化为嘴角的浮笑，那是把落日笑成日出。她笑够了便抿上薄薄的唇，果真是笑够了？还是笑累了？哦，是这样的——她掀开薄薄的唇，撅撅的樱桃小嘴啧啧赞叹，下

颊也在配合小嘴卖力推崇。而后是一阵沉默。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调整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把自己的一对多愁善感的眸子正视两个女子。

一曲甫毕，自己轻松，观众醉了。

可惜只能借琴解愁罢了。

“当当”，墙上的挂钟敲响了两声。父亲朝挂钟看了看，用肘弯碰了我一下。我会意地收起琴，在旅客羡慕的目光护送下，与父亲一道走出了车站。

我又说服父亲再度踏进了部长家。

部长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捧着的茶杯里腾起袅袅的热气。看见了我们，轻轻吐出一字“坐”。

“李部长……我小孩初中毕业了，想请您看在过去的交情上出面……”

部长光光的脑袋晃了晃，打断了父亲的话：“老王啊，现在正值整风，我不能出面。要教育孩子自学、自立，自己创造条件。这不……我对我的小孩也是这么教育的。”

“求求您跟劳动局打个招呼，安排个临时工作。或求您跟文工团打个招呼，让孩子混碗饭吃，他拉得一手小提琴。”

“老王啊，你小孩是农村户口，不好办。这劳动局和文工团不是我私人办的。”部长先摊手后耸肩。

“就求您一次，我今生今世不忘记您的大恩大德，来生来世给您当牛做马，报答予您。”父亲颤抖的嘴唇牵动着腮腮胡瑟瑟发抖。

“好！”部长一边说一边递给父亲一杯茶。

我和父亲听到这个“好”字，喜出望外，心里乐滋滋的。

部长象是见我把黄挎包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口气和脸上的线条才明显地柔和下来：“看在我们以前的交情上，我给你小孩借笔款，让他在我家开个缝纫店，解决一下糊口问题。”他伸手为父亲接过茶杯，又加了水。

倏地，我和父亲从欣喜的浪峰跌到了失望的深渊。

不想帮忙可以明说，何必绕着弯子推脱。

还说看在以前的交情上？

“李伯，”我按捺不住说道：“谢谢您的好意，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自学、自立、自己创造条件……”

我迟疑着。

父亲朝我投来支持的目光，目光在说，继续讲下去。

“恕我直言，有人说：‘漠视一个人的特质压抑人的才能，使他处于难以用武，无所作为的境地，这个人很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或许你也听说过这么一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难孤愤；三百诗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有高尔基借书苦读，终成文豪；华罗庚身残志坚，终成数学家。我不是圣贤，我不具备圣贤的才能。但我一定要具备圣贤的毅力，不为命运所拦，让逆境之路缀满鲜花；我坚信，是星星总要闪光！我们告辞了！”

当我们的脚步迈向屋外时，身后传出了噙声噙气的声音：“慢走。”

几天之前，我多么天真；几小时之前，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多么清辉。我原以为部长看在过去和父亲同过事的情份上，加上黄挎包内的几斤香油和露出脖颈的高粱小曲，求他搞份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当我走进部长家时，便发现我们的东西只是沧海一粟。我简直象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室内的家俱算不上新潮，但那食品柜的“大曲”却合上了世代的脉搏。哎，我们那小东西力量太小了，太小了。我哪里知道在等价交换、换手擦背的年代，一礼才能换到一礼。你批给我平价“凤凰”车，我送给你两桶平价柴油。你给我安排一个人工作，我让给你一个“农转非”指标。我们用什么交换呢？只有泥土。

我哪里知道我那小东西实在不成敬意。

我朝楼上最后一瞥。

我的目光和正往楼下走来的一个女子的目光相遇了。女子的目光对我来说好象有点熟悉。4道目光交织在一起了，有如几颗耀眼的流星碰撞着。

最后，女子的亮如湖水的目光瞥向了我腋下的小提琴。

我扭过头，把目光投向了故乡……

一辆破旧的客车把我们载到了安安河口。安安河象一条银色的彩练在小镇西面甩了两个大弯，便笔直地向前方延伸而去，究竟在哪儿打住句号，无人知晓。傍午的太阳，从树梢坠向堤顶，又从堤顶坠向河里，真是波光溅了一天，泼了一河。若不是春季，这河水与光波是很难融洽地玩在一起的。每到夏季水助风的威力形成连绵的“山脉”，太阳沐浴于河中，即刻撞得粉身碎骨。河水好似执意谢绝太阳的轻吻和拥抱，不羁地迈出闯荡江湖的脚步。此时，河水宛如一个仙子，时而喘息，时而小憩，时而徜徉，时而频频扭动柳腰，随浪荡圈地画着多变的抛物曲线，滢滢如穀纹，自东往西一圈荡着一盈，一层堆着一环。一绿林廊从云中飘来和 wat 天相接，恰似河水嵌上的美丽绿边。小鸟在河边的防浪林里不停欢叫，象为河水奏着二重曲。微风拂进一片片绿海，正是千株攒簇，万丝摇曳，妙音不绝，象为河水伴着和弦。

我和父亲走上西方大堤。

大堤象一条彪悍的巨龙伸开巨爪把广袤的田野远远地环抱。这条巨龙有长城的雄风，镇守要镇的心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轻咽浪花头枕浊浪，和荫柔的柳树，袅娜的杨丝，蓬勃的塔松，参天的水杉共同筑成着一道生命的摇篮。

家乡的绿色植被尽数收入我们眼底。

穿过大堤的一条路线，约走了几分钟，熟悉的住宅小院便映

在我们眼前。小鸟在瘦瘦长长的竹林中叽叽喳喳地哼着跳跃的快板，仿佛在戏笑我们的扫兴而归。“欢欢”翘着尾巴兴高采烈地在我面前转来转去，不时用它那红润柔软的舌条舔着我脚背上的劳顿。不知怎么的，一种兴意在我心中油然而升。我忘记了旅途的风尘，把“欢欢”擎在空中。放下“欢欢”我弯腰把脸颊贴在它的脸盘上，我仿佛享受着比人高出10倍的亲昵。

我们进屋刚坐下，姐姐便递来了凉茶。我喝完茶，眼望着土屋和屋外的一条条小畎，思绪又回到了以前。

清楚地记得一星期之前，我的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但无情的家庭出身——上中农，挡住了高中的门坎。

我苦闷、郁忧、一愁莫展。这时一位长者的话点燃了我心中之火。“上高中干嘛？何不如请县里的李部长给你安排工作。李部长过去和你父亲是患难朋友。”

在心里暖烘烘的同时，我不免也掺杂了不悦。喜的是如果真有一此事，那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忧的是老者的话很可能不成立。因为我从未听父亲提及此事。

在一个欢乐的日子里我绕着弯子向父亲提起了此事。

父亲的眉宇拧成了一条条波浪。说：“没有此事。”然后耷拉脑袋，重重地一口接着一口地吐出“唉！”

毋庸置疑，那一声声“唉！”中包涵了许多谜，那谜底也用“唉！”代替了。

但是我心里在默默祈祝：希望成为事实。

我用勤快的双手料理家庭琐事，以感动父亲，达到父亲透露这一丝官缘是否真实。

我用极大的耐心等待着。

一次我翻晒旧衣物时，无意地打开了父亲从未动过的一口木箱，里面有一件破旧线毯，线毯的中间模模糊糊地留有用墨丝线绣的几个大字：赠王××分别留念。李××于组织部。

不虞的发现使我惊诧不已欣喜若狂。我的心被一种巨大的引力牵引着，我的心被一股巨大的活力充塞着。我为老者的话成立而感到高兴，我为父亲有过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去而感到荣幸。即刻，在我的眼中，父亲的形象是那么高大，就象刚刚揭开的一尊铜像。

我撩开整个线毯，用劲抖了抖，很挺括，且发出脆脆的抖音。由此可见线毯在当时的年代属于一等品。

从斑斑变旧的线毯可以看出父亲曾用线毯走过了艰难的岁月。

这是父亲的一件宝物，要不怎回存放这多年从不动弹过一次呢！

“别动，放回原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脸色黯淡，浮着一层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先是猛地抬起惊愕的双眼，然后在父亲严厉斥声的牵引下小心翼翼地把线毯放回箱内。

“爸爸，这床线毯不就是李部长过去送的吗？”我关上箱盖，惊愕的双眼注视着—张枯菜叶似的严肃的脸。

“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啦，我没有这层关系。”

后来，在我的再三探询下，母亲道出了真情。

1985年以前父亲在洪四组织部工作。

当时，我们家门庭若市，说情的，求解决问题的人踏破了门坎。这些人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因为父亲那张方正的大脸上的两道剑眉和—双正直的大眼里射击的—种令人畏惧的光就能堵住求情者的嘴。如果父亲以他当时的身份睁—只眼闭—只眼，作点交易，是可以换到—些实惠的，但父亲没有这样做，他生就的秉性就是如此。也正因为父亲刚正不阿不谄世事，终于在组织部呆不下去了，于是回到了家乡。

“给我再倒杯水来。”父亲的话把我从深深的回忆中唤到了现

实中来。

母亲递给父亲一杯茶，他一饮而尽。他叹出一串串长气颓丧地倒在木躺椅上，用无声的叹息掩埋着凄楚的往事，他每转动一下身子，便发出一声叹息，木躺椅梗发出“吱吱”的痛苦呻吟声。

人与人为什么要隔着一堵心墙？农村与城市之间为什么会有——一条鸿沟？为什么不能象我与“欢欢”那样彼此心诚，无拘无束？我想。

“爸爸，别求谁了，修地球的也是人，中国不是有几亿农民吗？”口里虽是这么说，心里却乱糟糟的，一种莫名的失落象枯藤缠绕在心间。仅凭城乡之别，一字之差埋没人的青春与才干是何等的不公平啊。

“一步之差酿成的不良后果又完完整整地延续到了下一代，甚至维系到孙辈了。”父亲颤颤地从木椅上起来。

我明白了，当初，为什么父亲只字不提自己走过的道路。为什么倔强、自尊的父亲在我的再三请求下才低三下四地找李部长。原来他心里埋藏着难言之隐——自责。原来父亲也是早想求助他过去的同事今天的部长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以工作为桥板解决那神秘万能的——商品粮的。

我抖掉身上的灰尘，痛痛快快地洗了脸。

厨房里飘来饭香，饥肠辘辘的肚腹该装满米饭的馨香了。

汗水磨灭了难堪的部长家之行。

原野里，一畦挨着一畦，一畴连着一畴，一望无垠；茁壮的春苗涌动着片片绿浪；红花籽迎风含着笑脸，象一条硕大无朋的绿色地毯上点缀的点点星星；菜花挺起胸脯展示着熬过漫漫严寒的自豪；破土而出的野花精神抖擞喜洋洋；横在渠道上的几根枯杨棍也起死回生绽出了新芽；小沟里小青蛙时而扭着身躯，时而静伏着象一颗颗黑色宝石闪着亮光；沟肩上一排排袅袅的杨丝尽

情地一展丰姿，用薄薄的纱帘和雪花般的花絮罩着丰腴而羞于见人的肌体；麻雀、鸽子在田野上空振翅飞玩；忽起的微风中挟带着泥土的湿气和青草、野花的气息；崔巍的南山给田野挂上了一张布景。这优美的景色比城里的景色更显得古朴中留有清雅，平淡中显示着深刻的内涵。一种天然的未雕琢的美，一种和谐之美，一种集幽静美、流动美、生物美为一体的美。

我真正认识了“庐山真面目”。我真正被家乡的景色陶醉。

我举起小提琴，一腔美的情感化作了一曲《在美丽的田野里》。

小鸟和着节拍，青蛙踏着琴韵，杨柳蹁跹起舞。

“我们的田野如花似锦……”

突然，云雀歌唱声和上了我的琴韵。声音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又象是从水沟里浮出的。

放下琴，品尝着歌词的内涵，我在心里安慰着，何需捱捱擦擦低三下四弯腰找工作。我们世代代不是在田野耕耘吗？绿色的田野不是工作的环境吗？绿色的原野不是我寻求的工作单位吗？

当然，话又说回来，惆怅、失落、阴霾也是缠绕在脑际的。只是，苦苦的向往只能化作田野上的脚印罢了。

我再度举琴，起音，这首曲子没有刚才的那首曲子欢快跳跃，带着淡淡的伤感与满腔的忧思，曲名是什么，我也不得知，只知道似《命运交响曲》的姊妹篇，是对命运呼唤的强音，是心力交契的演奏，是心声溶进了琴声里。

的确，我被旋律占有了。

我忘记了自我，忘记一切地用音乐的语言吐诉无限的苦衷。

“在生机盎然的田野上奏这样低沉的曲子不太合适吧？”清脆的脚步声伴着清亮的女声响在我的跟前。

我偏过头，继续拉着弓，把眼光扫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当我的目光接触到两汪深潭似的瞳仁时，上面的睫毛羞怯地轻轻抖动